

浙江省常山县全链条整治钙产业——

“千年钙谷”实现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黄平 通讯员 徐燕飞

绿色发展进行时

浙江省常山县自古以来就是石灰的重要产地,被誉为“千年钙谷”。由于长期无序开采,生态受到严重破坏。2013年,常山县启动生态治理工程,围绕碱性水生态治理、轻钙企业后续处置、矿山生态修复、石灰渣处置等,对钙产业链条开展系列整治。如今,昔日灰尘漫天的常山实现绿色转型,重现绿水青山。



浙江省常山县辉埠镇的矿山经过系列生态治理实现复绿。

徐燕飞摄(中经视觉)

浙西边陲,钱塘江源头,有一座千年小城常山。

自古以来,常山便是石灰的重要产地,石灰石储量及品质均居浙江省首位。早在2006年,常山就被国家授予“中国钙产品基地”称号,被誉为“千年钙谷”。但由于长期无序开采,导致山体满目疮痍,粉尘漫天飞扬。

2013年,常山县委、县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起百日攻坚,拆除立窑、修复生态、转产转型,全力根治这一生态顽疾。昔日灰尘漫天的常山,如今又见蓝天白云,重现绿水青山。

灰尘漫天倒逼“壮士断腕”

常山县辉埠镇境内的三衢山石林,是“华东第一石林”,也是一处优质的石灰岩矿山。

“靠山吃山,大家基本上都靠这满山的石灰石生活。”辉埠镇里坑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村里最多时有40余家石灰厂、碎石厂等,近500余人从事石灰产业。村民刘志明曾开办了一家石灰厂,年收入近10万元。

然而,由于长期无序开采、粗放生产,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绿水青山被石灰染白。“只要一下大雨,就会把山上的石灰和煤渣冲下来,流到田里。”村民曾发荣说,“整个田地就泡在白色的石灰水里,长年累月,田地毁了,种不出庄稼了。”

“不顾生态环境的产业发展之路走不通。”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告诉记者,他们意识到,只有横下一条心,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2013年,常山县启动“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对钙产业链条开展系列整治。机械车开进山坳,轰隆的爆破声不断响起。仅用3年时间,就全面淘汰关停83孔石灰立窑和142条石灰钙生产线。

这是一场刀刀向内的自我革命。常山县明确“一张规划图、一批项目单、一支作战队、一套组合拳”,围绕碱性水生态治理、轻钙企业后续处置、矿山生态修复、石灰渣处置、镇域面貌提升等重点工作开展整治。县里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项目决

战、钙产业整治扫尾等7个分部,划分三大战区,挂图作战、倒排时间、逐一销号。

“壮士断腕”换来了绿水青山。截至目前,常山县已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生产线,削减二氧化硫1.63万吨、氮氧化物4800吨,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3年的87.6%上升到目前的100%,出境水质达到Ⅱ类以上标准,主要地表水体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头雁”引领破除沉疴痼疾

千年产业,多年之痛,一朝破解,谈何容易?在辉埠镇,记者找到了破解难题的答案。

故事要从“双土书记”说起。一“土”是东鲁村党支部书记魏士良,另一“土”是宋畝村党支部书记汪土福。

魏士良从1990年开始经营石灰厂,今年2月拆除了自家价值近300万元的2孔石灰窑,留下的数十万吨石灰渣足足堆满了十几亩土地。这些石灰渣可用作水泥混合材料,若是拉到本地水泥厂出售,一吨能卖十几元。

“只有矿渣都清理掉了,我们的环境才能真正好起来。”抱着带好头的想法,魏士良主动向镇里提出捐赠处理矿渣的政策处理费,并当场签订捐赠协议。

几十万元的政策处理费说捐就捐了?大家难以置信,魏士良却说:“现在正是推进整治的关键时刻,很多企业不是在纠结政策处理标准,就是在争论矿渣边界,由此导致整治工作进度很慢。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应该带头用实际行动推动工作开展。”

魏士良捐赠矿渣政策处理费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晚,汪土福辗转难眠。作为昔日

的立窑大户,汪土福不仅有4孔立窑、2条石灰钙生产线,还有1个碎石场和4辆运输车。可以说,全副身家都系在了石灰石产业上。年初,汪土福带头拆除了自家的所有立窑。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自家的石灰渣政策处理费也捐献了。

在常山有一种说法,开办一座石灰窑就是坐拥一台印钞机。据测算,关停立窑让全县3000多人丢了饭碗,年工业产值减少10亿元以上,仅用于关停和环境整治的直接投入就达1亿多元。

“有些村,70%至80%的村民参与相关产业,关停、拆除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很多时候要放弃个人利益。各村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为破冰前行提供了动力。”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徐彪说。

“头雁”引领,党员带头、群众配合,辉埠区域环境整治工作组逐渐打开局面:5天内拆除所有立窑,捐赠政策处理费给村集体成了一股“新风”。据统计,村干部、党员累计捐赠的矿渣政策处理费达60余万元。

调转“船头”发展绿色经济

石灰窑关了,路里坑的村民们不知以后怎么办:“石灰窑是我们的‘饭碗’,不烧石灰了,以后靠什么生活?”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自从三衢山上的石灰窑陆续关停后,空气变好了,来山里旅游观光的人也越来越多。

常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敏告诉记者,近年来,常山相继投入6000万元用于景区开发,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三衢石林景区每年吸引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起了休闲旅游业。以路里坑村为例,全村共开办农家乐8家,去年经营收入达300多万元。

尘埃散尽后,做好“后半篇文章”成了一道必答题。常山的做法是,调转“船头”发展绿色经济。

走进位于常山县生态工业园区的浙江鲜雪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一车商用冷柜正装箱打包准备发货。“生意不错,今年产值有望突破6000万元。”公司总经理陈伟说,2018年,原正鑫钙业公司关停后转而成为冷柜制造企业,如今产业转型转出了发展新天地。

“本地成熟制冷企业带动了10多家配套企业发展。”辉埠镇党委负责人说,这些配套企业很多是由钙产业转型而来,制冷业已成为辉埠镇特色块状经济,除压缩机外,所有商用冷柜的零配件都能在本地配套生产。

金雄公司依托长年从事碳酸钙行业的经验向钙产品后端产品塑料母粒发展。“塑料母粒附加值较高,销售价达3000元/吨。”金雄公司法人代表周智胜说。

通过钙产业转型,辉埠区域累计腾出能耗空间48万吨标煤,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扩容提质腾出了发展空间。

哲丰新材料公司自2014年入驻辉埠新区以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常山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今年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产值15亿元。公司副总经理史君齐介绍,通过钙产业整治,企业获得新增能耗指标后,将投资10多亿元,新建年产30万吨高档纸基新材料项目,目前已进入决策阶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将新增产值20亿元。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常山县产业能级逐渐走向高端。”潘晓辉说,过去一年,全县12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30亿元,同比增长8.2%;辉埠镇工业总产值从2013年底的52亿元上升到90亿元。

襄阳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是被纳入湖北省碳排放配额管理的控排企业,在2013年和2016年曾两次参加排污权交易,有偿取得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排污权。“这是激励我们通过技术改造持续治污减排,而不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企业负责人王正德表示,他们将通过自我加压持续推动技术升级改造。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通过回收部分尾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建设尾气脱硫设施等一系列减排措施,该公司拥有了部分富余排污权。“富余的排污权一方面可以供新项目发展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交易取得经济收益。”王正德表示,作为本次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单位,他们将用实际行动,积极贡献、参与改革,为襄阳市的绿水青山作出贡献。

“我们竞拍到了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两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权,为公司明年扩大集装箱产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通行证。”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表示,前期受排放总量限制,公司相关污染物排放量一直处于较低状态,公司虽然新建了金鹰工业园,但产能一直得不到有效释放。张伟认为,新政策的实施,将有效解决公司上市后期扩能增效的难题,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襄阳市副市长龙小红表示,下一步,襄阳将持续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探索和尝试,积极帮助企业做好排污权交易改革工作,用实际行动持续提升群众的环境满意度,让襄阳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回转窑焚烧处置技术处置危险废物,日处置能力30吨至40吨。

柳洁摄

交易、储备排放量调控市场、清缴结算等新制度,培育以试点单位为主体,以年度富余排放量为标的物,制度完善、交易活跃、市场稳定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激励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和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1月,襄阳印发《襄阳市深化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改革总体实施方案(暂

行)》,为排污权交易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今年4月至6月,完成重点工业摸底核查,最终确定80家改革试点单位。第一轮试点重点选取了火电、钢铁、水泥、造纸、化工等行业以及20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等;排放量分别占全市工业源二氧化硫的约61%,氮氧化物的约96%,涵盖了大气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

生态谈

宋美倩

生态文明建设要舍得投入

不久前,笔者从河北承德市召开的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会上获得了三组亮眼的数据:一是承德森林覆盖率快速增至59.45%;二是承德四大水系年均自产水量37.6亿立方米,年均向京津供水22亿立方米,涵养水源能力大幅上升;三是市区PM_{2.5}平均浓度保持在30微克/立方米左右,优良天气达到308天,污染指数在四年间减少一多半,空气质量在京津冀地区保持领先。

为什么承德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笔者在经过调查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成功跨越了守住底线、舍得投入、扛住压力三个关口。

守住底线是基础。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过去,不少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采伐、挖山开矿、毁林开荒……这个底线突破了,环境怎么能够有保证?承德在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强化了底线思维——制定出台相关政策,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治理矿山,压减炼钢、炼铁、煤炭产能……一系列措施使得生态底线越来越牢固,生态保护越来越有力。

舍得投入是核心。任何项目建设都需要成本投入,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不例外。过去多年,承德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再造三个塞罕坝、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草地生态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使得承德森林覆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这种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特别是每年拿出数十亿元资金进行生态建设,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仅有200亿元左右的国家级连片贫困地区来说,压力确实不小。但他们以塞罕坝精神为动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特别是在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承德被确定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 and 生态环境支撑区以来,每年植树造林规模更是达到70万亩以上。正是因为这种持续不断的投入,才使承德逐步成为华北“最绿的城市”。

扛住压力是关键。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够立竿见影地见到成效、收回成本。这需要各地方及项目主体一方面要有经得起压力、耐得住寂寞的思想准备,有长期作战的责任意识,不要因为一时看不到效益就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则要有灵活多变的经营方法,尤其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融入多种经营理念,让群众尽早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兼得。以承德为例,当地实施了“一林生四财”、生态林和经济林共同建设等多种灵活举措,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变成发展动力。其中仅经济林就发展1011.2万亩,相当于农民人均4亩,带动人均增收3600元。

河南西平县:

植树造林动手早成活率高

本报记者 王伟

西平县位于河南中部,作为平原农区,林业用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发展林业并不具备先天优势。但近年来西平县对绿色孜孜以求,在城区添绿、通道联绿、农田披绿、乡村增绿上下真功夫,森林覆盖率从2014年的12.44%跃升至如今的30.17%;城区绿地面积达1039公顷,绿化覆盖率达4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4.1平方米。

西平县委书记聂晓光告诉记者:“植树造林的好处说不完: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消除噪音、美化环境……不仅产生环境效益,而且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县里把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作为目标,聚全县之力,深入推进国土绿化。”

每年八九月份,西平就开始进行植树造林动员。动手早、准备充分,秋季树一落叶就可以移栽,且成活率高。西平把国土绿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沟渠坑塘治理、农村道路整治等相结合,充分利用河道沿岸、道路路肩、村边房前屋后、沟渠坑塘周围等空间植绿。同时按照植树、栽花、种草立体绿化美化彩化理念,因地制宜采取乔灌、彩绿、落叶常青等不同结合方式的“植绿”策略,不断增绿扩量提质。着力打造“人在树下走,车在绿中行”的生态廊道景观,“木欣欣以向荣”的林网体系,“绿树村边合”的乡村田园美景。目前,改造升级、新建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省级湿地公园1处,建设森林乡村16个,建成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21个,新建、完善农田林网16万亩,农田林网控制率95.4%。

西平县恢复建立了乡镇林管站,利用公益岗位和生态补偿资金,从贫困户中选聘400多名护林员管护本村林木,确保了栽一片、活一片、成一片。聂晓光说:“我县年年都把植树造林列为重点工作,还通过拍卖、承包、返租、划入村集体等模式,明晰林木产权,从创新制度入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提升国土绿化成效,县域绿化苗木成活率连年超过98%。”

在经费投入上,西平县以政府为主导,出台通道绿化、农田林网、成片造林补助办法,采取公开招标、股份制经营、造林大户自主经营、与专业绿化公司合作等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林业生态建设。目前西平海棠花栽植面积已达到70平方公里,建成了3000亩耀祖海棠园,1.2万亩生态湿地植物园,种植海棠树100多万株,有西府海棠、垂丝海棠等近百个品种。

聂晓光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推动整乡镇绿化全域铺开,从精心打造示范村、示范线进入无死角、全覆盖绿化的新阶段;围绕海棠的资源收集、新品种培育、引种驯化、栽培繁殖、开发利用产业链体系,与河南农大联袂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的海棠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基地。让西平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在绿色里,让广大群众享有更多的绿色福利、生态福祉。”